

筱文艳



XIAO WEN YAN

● 童年生活 ● 艺术生涯

赵安编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王国梁

彼 文 艳

赵安绩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江苏省句容排印厂排版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5 字数：125,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

ISBN 7-80510-634-7/I·223

定价：3.35元

引 子

广袤的苏北大地——这中华民族开发历史较早的地区之一，不知何年何月，与“冒险家乐园”的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几乎每一个逃亡到上海的苏北贫民的经历，都是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灾荒、逃难，大墙后面的臭苦力、人力车夫、剃头匠……背井离乡的热泪、饥寒交迫的挣扎、皮鞭枪口下的怒吼……谱成了悲惨历史的旋律，构成了唱不完的舞台素材。

“呜——”火车的鸣叫打断了她的沉思，列车风驰电掣地越过长江，直往首都奔去。此刻，正是1952年10月，她和剧组同志应邀出席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烫发，中等个儿，正逢而立之年的她，身穿浅灰色列宁装，像个教师模样。那深沉而充满喜悦和好奇的目光，透露出她心头的激动，也透露出她有过一段与年龄不相称的、曲折而不平常的经历。她，就是当年随父母逃荒到上海的苏北小女孩、而今的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

列车将到淮河时，筱文艳望着湛蓝的天空和沉浸在秋收喜悦中的村庄，思绪万千。她极目向东方远眺，努力回忆童年的圣地，一双明亮的眼睛湿润、模糊起来……

这是一次空前盛会，几乎全国所有的著名戏曲演员都到了。“淮剧可只是地方小戏呀！”筱文艳似乎担忧着什么。

毛主席、周总理来了！他们来看淮剧了！全剧组沸腾了。

筱文艳做梦也没想到，这次观摩演出，她荣获了一等奖！当一位首长把铸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字样的金光闪闪的奖章佩在她胸前时，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旧上海淮剧的命运。

家乡的土地丢了，房屋倒了或卖了，然而故土的精神宠儿——淮剧却带上了。靠它，同根人神奇地拴在了一起，抒发喜怒哀乐的情感，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同时，它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外乡的穷哥儿们的共鸣。但是，十里洋场鄙夷它，排挤它，淮剧艺人只能在市郊的茶馆或露天的菜场里演出。

变化愈来愈大，对比也更加鲜明。昔日差点被饿死的筱文艳，在新中国成了全国劳动模范，被多次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敬爱的周总理曾二十四次接见她！

80年代末的一个仲夏，她曾像阿信那样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她往日矻矻跋涉的身影，艰难而坚定的足音……构成了一幅幅不寻常的画面。

第一章 没有欢乐的童年

一、春苗遭灾

1922年2月28日，她来到了这个世界。像千百万婴儿一样，她被抛上了那个年代中国的悲剧舞台。

特定的遭遇，已使人无法查证她准确、详细的诞生地。至于她档案中籍贯一栏里的“淮安”两字，只好让笔者慢慢道来了。

从口音和极其模糊的记忆中，她大约出生在南自高邮、北至淮安、东到兴化一带。这三角区域中有一个偏僻的村庄（据说就是现在的车桥），村庄西南角上有三间草屋和一个由篱笆围成的小院子。这就是她的家。全家靠着一点薄地，维持着清苦的生活。

父亲是个典型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个儿不高，平素沉默寡言。他的体格不怎么强壮，但田里的农活倒也都难不住他。母亲的秉性不像父亲那么内向。她虽知操持这样一个穷家已很不容易，但还是巴望着能过上红火一点的日子。像所有寄希望于儿女的父母一样，他们给女儿起了个“喜子”的名字，企盼她能给家中带来幸福和喜悦。这个喜子就是现在的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可是她的父母最终也没能从喜子身上分享到半点的快乐。

喜子的降临，给那沉寂、愁苦的小茅屋里带来了欢笑声。对父母来说，她是一颗晶莹闪光的宝石。父亲不管在田里多么累，到家一放下农具，听到叫着“爸、爸”的那清亮甜蜜的呼喊声，浑身的疲乏便悄然而去。如逢上雨天不出门，小喜子就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嬉闹个没完。这时，在一旁做针线的母亲看在眼里，心田中像蜜糖在融化。

四岁的喜子就常跟着父母一起下地了。蹲下去用稚嫩的小手摘蚕豆；或学母亲的样，拔掉棉花地里的野草。不过，她最喜欢的是踩水车。她的两条小腿够不着踏板，只好叫母亲抱着踩。“喜子，你还有十年饭没吃呢！”几分钟后，母亲不得不把小脸憋得通红的喜子抱下来，采几朵野花，哄着她在田边玩。

穷人的希望像一盏油灯，经不起风吹雨打。正当喜子一家像刚出土的春苗一样充满生机的时候，一场特大的灾难迎头袭来。连续五六天的狂风暴雨之后，滚滚的洪水吞噬了即将秋收的庄稼，困住了村子。

喜子家的三间草屋地势低洼，室内足有两尺深的积水，父母只得蹬着水把喜子和米缸放到一张陈旧的小八仙桌上。夜里，一家三口偎依在垫高了的床上，茫然地望着屋子浑黑的积水。外面哗哗的大水冲击着仅有两尺高的石头墙基，令人胆战心惊。母亲把喜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望着渐渐入睡的孩子，为她的生不逢时而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二、黄狗扑身

四天后，一片混浊的汪洋总算退尽了。喜子家的草屋没

有倒，可是辛苦一年的庄稼却几乎颗粒未收。

从来就是祸不单行。水灾后的第二年春天，竟又出现了少有的大旱。大片大片龟裂的土地像在冒火，什么种子也播不下去，饥饿如狼似虎地扑来了。

开春以来，喜子一家只能靠挖野菜蕨根、采榆叶过日子了。这些东西实在苦涩难咽，有咸菜就着还能勉强下肚。可是，那个小咸菜缸已经底朝天多日了。

“喜子，你一个人能找到舅舅的家吗？”

“能啊！”

“你明天去向舅母要点咸菜好不好？”

“好！”

这件事，母亲考虑好几天了，总是踌躇着开不了口。要一个五岁的孩子去乞讨，太为难她了。然而，自己又实在不愿意去跨那个门槛，发了财的哥哥平时就嫌弃她这个寒伧的穷妹妹，好在嫂子性格温和，两家关系尚可维持着。如今碰上这样饥荒的年月，她真害怕见到哥哥那鄙夷的眼光。

三里路有大半是沿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河两岸旱得光秃秃的，一阵风吹过，沙土满天，四周显得格外荒凉。喜子缩着脖子，一步不停地朝舅舅家里赶去。

漆黑的大门上镶着一副狮头花纹的铁环，十几间瓦房分成两排并列着，外加一个大院子，这就是舅舅的家。逢年过节，喜子曾跟母亲来过几次，每次来一次，在她小小的脑海里总有一个问号：为什么舅舅家住的、吃的、穿的都那么好？她问母亲，母亲说：“他们运气好！”什么是运气呢？到哪里能找到运气呢？为什么大人们不去找呢？她疑惑地望着父母，想问又不敢问。

喜子没有白跑，舅母给了她五个咸大头菜。晚饭时，当她看着父亲母亲就着她拿来的咸菜，嚼着野菜团时，心里暗想：等我长大了，一定去找好运气，让父亲母亲过上舅舅家那样的好日子。

为了度过春荒，喜子不得不第二次登舅舅家的门。她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手里拿着粗糙的陶碗。但刚出村口，她就被一条大黄狗拦住了，倔强的喜子想举手将它赶走，可是那狗反而一窜而上，对准喜子嫩细的右小腿猛咬一口。喜子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手里的碗摔得粉碎。她挣扎着爬起来时，鲜红的血已流到了脚脖子上。她咬着牙还想再往前走，可是没走几步，只觉得眼睛里直冒火星。她只好撑着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母亲抱着受伤的女儿，酸涩的泪水糊住了眼眶。“妈，你给我包一包，不淌血了，明天再到舅舅家去，噢？”懂事的喜子倒过来安慰母亲，当母亲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有对命运的悲，有对生活的怨，有对恶狗的怒，有对自己的恨，更有对女儿深深的爱。

三、不祥的饯行

夜逐渐地深了，近处和远处都是一片寂静，从窗棂间投进的淡淡月光，使黑暗的屋子灰蒙蒙的。早已睡熟的喜子翻了个身，脸向窗口，又甜甜地进入了梦乡。她哪里知道，父母在这个晚上做出的决定，将使她踏上一艘遭风遇浪的命运之舟。

一家之主的父亲尽管被烟呛得咳个不停，可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抽。母亲不愿，也顾不上去劝他。自他说出逃荒到上海的打算后，父母俩谁也没有再开口。还有什么好主意呢？

甭说秋收无望，就是眼下也已到了非乞讨而无法生存的绝境了。美不美，家乡水。把乡土观念看得特别重的庄户人家，有一线希望，谁愿意背乡离井呢？说懦夫也好，道耻辱也罢，反正本村和外村的不少人都走了。闯吧，让苦海中的人生之舟，飘到哪里算哪里吧！

喜子茫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不可理解的一切。母亲的小衣橱和全家在一起吃饭的小八仙桌都被人抬走了，甚至于每天烧饭的铁锅和上面的大木盖也没留下。本来就没多少东西的三间屋子，这下子全空了。父亲的脸阴得像要闪电打雷，母亲则不停地抽泣。喜子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拿走她家的东西，也为父母不上前拦住他们而奇怪。当有人最后要搬走她睡了五年多的那张木床时，她冲上去，紧紧抱住床架不放，任凭母亲怎么拉也没用。父亲发火了，他竟一反平时的慈祥，举起粗大的手，一巴掌朝女儿的小脸上打去。多亏邻居的一位老大爷眼快，为喜子挡了一把，不然，她的耳朵说不定就此落下重听的病根，那样，她的一生也就与舞台无缘了。

也算是兄妹一场，为送行，舅舅请喜子母女俩（父亲是从不登舅舅家大门的）到他家吃了顿饭。饭桌上有喜子好久没闻到的大米饭香，也有她最爱吃的鲫鱼。外甥女的聪明伶俐，舅舅是有几分喜爱的，而大人之间又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于是，喜子倒成了饭桌上的中心人物。一会儿舅舅招呼她吃菜，一会儿表哥争着为她盛饭。喜子受宠若惊，很不自在。当舅舅给她搽鱼时，她想从凳子上站起来接，不想一只脚没站稳，从凳子上摔了下去，双眉间被坚硬的桌腿撞开了近一寸长的口子，鲜血顺鼻梁下流到嘴里。在一旁的舅母赶快将她抱起来，一边念叨着“作孽，作孽”，一边找来一些草药给她敷在

伤口上。喜子这一跤，不但给这顿送行之餐留下了阴影，而且也仿佛是一种不幸的预兆。

四、大难不死

天刚有点蒙蒙亮。在深邃微白的天空，还散布着几颗星。依稀可辨的小路两旁，枯草在微微颤动。太白星悬挂在东方上空，好像是专程等候送行而整夜未眠。

一位好心的乡邻愿意用独轮车送他们，真亏了他一路和父亲替着推车。独轮车右边的柳条筐里坐着喜子，左边捆扎着被褥、衣服之类的随身用品。父亲推车只顾往前赶，他既不看受颊的女儿，也不顾身后的妻子，犹如一个被雇用的陌生人。

喜子那颗受惊的心逐渐地平静下来。适才，她看到母亲的双手使劲牢牢地抓住门框，低沉地抽泣着，父亲几次拉她不动后，凶声凶气地说：“快走！”随后，就一下子把母亲拉出了门，跌倒在院子里。她被这景象吓住了，咬着小嘴唇不敢出声。可是，当父亲把她抱上独轮车时，她发现他的脸上也挂满了泪珠。

太阳升高了。它的光倾泻到树木、田野和道路上。又是一个令人诅咒的晴天。这年头，春天的太阳也一反常态，学得无情无义起来。它天天张着大嘴，十分贪婪地吸着大地上的每一滴甘露，仿佛非要把一切都烤成焦炭不可。

中午时分，喜子一家来到了一条干枯的小河前。河上有座非常可怜的独木桥，桥的两头都是木头柱子，跨在两岸中间的是狭窄而陈旧的一块木板。这是乡间常见的。父亲没有躊躇

便把独轮车向桥上推去。不料，小车即将到达对岸时，车轮压碎了一处腐烂的桥板。父亲腿一晃，掉进了河里。喜子则随着独轮车跌到河岸的斜坡上，又滑入了河底，小河不深，但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却是凶多吉少的。她有幸及时抓住了一棵灌木，被赶来的母亲抱上了岸。“喜子，好孩子，不哭。大难不死，必有洪福。”呵，母亲说这话是安慰孩子，也是在宽慰自己！

苦难的人是靠希望活下去的。为了希望，喜子一家离开了自己的根。然而，希望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灾难一个连着一个？父亲蹲在刚从河底拖上来但已经损坏了一根车把的独轮车旁，瞪着一双浑浊、无神的眼睛，望着险遭不幸的女儿发呆。旁边的乡邻也发出了连声长叹。

五、憧憬的梦

一艘三千多吨级的客货轮没好气地猛吼一声后，缓缓地离开了古城扬州，向亘古不息的长江入海处驶去。码头上零零星星的送行人，好像在为远行的人做祈祷。被马可·波罗称为“遍地是黄金”的扬州，远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在这里开凿运河，以求发达。然而，二千多年过去了，兴兴衰衰，昔日的“夜市千灯照碧空，高楼红袖客纷纷”，已变成“清角吹塞，都在空城”了。它不但顾不了远近乡村的逃难人，就是对本城的庶民也无能为力了，可叹！

喜子一家经过了一天旱路的颠簸和大半天小划子的水上摇晃，好容易挤进了这艘航行在长江上的最大客货轮的统舱。嘈杂沉闷的统舱，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足有上百人。这些衣衫褴褛、疲倦不堪的苦难人，个个都像重病似地呻吟、呼喊。

父亲将那略有点驼的背倚倒在一根碗口粗的铁柱子上，以自出家门少有的温和目光望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似乎在告诉她们：乘上这么一艘大铁船，是来日的好兆头。不是吗？刚才就有许多没有挤上来的逃难者，而我们上来了，真是运气好啊。母亲却没有注意到丈夫的神态。她蜷缩着身子，左手疲惫地搁在喜子腿上，零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大半边脸，像一个在痛苦中的流了产的产妇。喜子肚子很饿，可是船舱里那股特有的油腻味儿，一阵阵刺激得她直想吐……她想家了。

“爸，我们回家吧！我要回家去！”她推着父亲的肩膀，发出内心的央求。

父亲拉喜子坐在他的腿上，伸出一双满是硬茧的手，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

“好喜子，听爸的话，我们不要那个穷家了，到上海去找个好家。那里有好高好高的大楼，有瓦亮瓦亮的灯，天天都像过年一样，吃雪白的米饭。”

“上海在哪儿？”

“我们下船就到了。”

“那楼有多高？”

“爸也没见过，听说像座小山似的。”

“到了那里，我们也住大楼吗？”

“我们……嗯，嗯……”

“那我再也不用到舅舅家里去讨咸菜了，对吧？那条大黄狗最坏，吓死人了。”

“对，对！不用，不用去讨咸菜了。”

父亲的话越说越吞吞吐吐，而喜子却兴致高涨起来。她把身子偎依在父亲的怀里，感到很大的满足。

这一夜，喜子像躺在舒服的摇篮里，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她像表哥表姐一样穿着漂亮的衣服，在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里，和父母一起过年，吃白米饭，放烟花……

六、露宿街头

这里有许多式样别致的高楼大厦，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有五彩缤纷的商店，有车水马龙的大马路。

然而，这里的大墙后面，也有像动物栖身之处的“滚地龙”，有皮包骨头的包身工，有暴尸街头的乞丐。

这里就是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滚滚而来的，有打着各种幌子的外国商贾，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也有邻近各省衣不蔽体、满肠野菜的大批灾民。这是历史造就的一个特大舞台，演出各种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大搏斗的悲壮戏剧。

把赖以生存的仅有一点土地和草屋变卖为盘缠逃到上海而成为城市贫民，实在也是一种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的冒险。然而，他们的冒险，却往往是进入地狱的又一次挣扎。

十六铺码头上，一群“臭苦力”佝偻着腰，脸朝地背着 200 多斤重的大木箱，嘴里杭育、杭育地喊着号子，从船上跨上码头，或者从码头爬到船上。那深沉悲凉的码头号子，是一个百味瓶：苦的是饥寒的煎熬，辣的是工作的辛劳，酸的是有了今天、未必有明朝的恐慌，其中独缺甜味。这种响遍浦江两岸的号子，是一种饥饿声，一种哀号声，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声，也是一种挣扎抵抗的怒吼声。

“嘀咕什么，想造反吗？”一个满脸横肉的包工头向两个

低声说了几句话的工人，扬了扬手中的皮鞭，狠声狠气地训斥着。

“爸呀！”刚下船的喜子见状吓得紧紧抱住父亲的腿。

“不……不怕。”父亲口里安慰女儿，心里也被惊住了。他仿佛自己身上也压着几百斤重的东西，喘不过气来。

随着人流走出码头的一家三口，望着网一般的大街小巷发愣。偌大的上海，人生地不熟，无依无靠，到哪里去安身呢？

这里的确是高楼林立，然而决不是逃难者的去处。有几次，他们仅仅出于好奇，在门口张望一下，都无一例外地遭到轰赶。话虽听不懂，但那凶相白眼喜子是明白的。她不再问什么，只是盲目地随着爸妈走。

三个人，四个小碗口大小的面饼，加上弄堂边上的自来水，度过了中晚两餐。他们陷进了长长的黑夜。有的是明亮的灯，他们都像害怕什么似地躲开了。当他们拖着十分疲劳的身子，找到过街楼底下的弄堂口时，一下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躺倒了。时而有人来往，但好像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唯有一床从家乡带出来的破棉被，尽心地护卫着他们的躯体。

七、工票之恨

几经周折，喜子一家在贝勒路和辣斐德路（现黄陂南路和复兴中路）口的一间七平方米的灶间里安下了身。之后，父亲天天在外奔波着找工作，然而每次都失望而归。工厂里不少有技术的工人都失了业，哪有他的份呢？去拉人力车吧，又苦于路不熟。最后，他想起了码头上的装卸工。

这天早晨，他到码头时，已有二三百人蜿蜒曲折地排着

队。原来，他们是等着领工票的，没有工票，就进不了码头。他悄悄地排在队伍的后面。

一个多小时后，码头门口出现了一个头戴凉帽、身穿黑大褂的歪嘴人。他高高地站在一张小方桌上，尖声怪气地嚷道：“码头不养穷要饭，扛得货包算好汉。本主人基业浅薄，各位多包涵，要上码头的请到前边考试。年老体弱、身上带病的半条命嘛——嘿嘿，请不要在这里凑热闹了！”

人们听他说完，都朝考场拥去。考场设在一个米包桩旁边，桩上挂着一块告示牌，牌上有一句话特别醒目：“因考试死伤者，与港方无关。”

包工头双手叉腰，亲自监督这场“考试”。四个敞胸露怀的家伙——从衣着、神情一看就知道是工头的打手之类的人物，他们嚷嚷着，把两百多斤的货包高高撂过头顶，重重地砸在迎考者身上。

“嘿！这家伙三次都扛不起来，又来凑热闹！”包工头说着就朝待考的人群冲过去，拖出一个瘦弱的老人来。老人挣脱包工头，重新挤进队伍里。“嘿嘿！”包工头冷笑了一声。轮到这老人的时候，只听“喇”的一声，打手们把货包使劲地朝他肩上砸去。老人想挺住，但踉跄了几步后还是摔倒了。几个工人急忙上前扶住，怒视着包工头。“自讨苦吃！”包工头要横地叫着。

父亲看到包工头如此残忍，不由吃了一惊，踌躇起来：向前吧，自己长期受饥挨饿，体力不支，恐怕难过这一关；后退吧，身后的妻子女儿饿极的眼睛望着他。想到这里，他咬了咬牙，向前走去。包工头一看他那菜色的脸，便鄙弃地说：“哼，又来了一个不要命的。来！”

只听一声吆喝，父亲觉得头上被重重地击了一下，顿时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挺住！”他心里命令自己，可是两腿却不听使唤，一阵颤抖，身子被货包重重地压倒在地。当他醒来时，已被几个工人抬到码头门口的树荫下。

他好不容易支撑着回到了家，四肢摊平在床上后，便闭上了双眼，像是在祈求死神的照顾。

八、身临绝境

离喜子住处两垛高墙约三四百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灯红酒绿的世界。偌大的舞厅里，穿着蝉翼般裙袍的妖艳女人偎依在贾客显贵们的怀里。那狂欢轻佻的音乐，像要醉倒所有的人似的。

终年被太阳和月亮遗忘的像小山洞般的喜子家里，厄运的阴影却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着。

父亲躺在以青砖为脚，竹杠、竹片为绷的床上，不时地传出咳嗽声。他面向墙，侧着身子，弯曲着双腿，就像生了锈的铜盆底的黑中见青的瘦脸盘上，挂满了汗珠。一双痛苦的眼睛微闭着，像两枚圆圆的铜钱。他这样地躺在床上已有半个多月了。

母亲穿着一件肩上打了黑色补丁的蓝粗布大襟衫，前额上一绺头发挡住了半只眼睛，格外地增添了脸上的愁云。她好不容易把喜子哄睡了，借助对面房子里射进来的灯光，端详着女儿带着委曲而入眠的小脸。枕头上分不清是被汗水还是泪水打湿了一片。这个一直很懂事的孩子似乎变得愈来愈不听话了，常常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闹着——其实，无可

奈何，这是一个孩子自出世后对付饥饿的唯一办法。当母亲的自然知道女儿的生命需要，然而她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家乡卖地、卖房、卖所有家当的钱，全用在路费、药费及三个人的生活费上坐吃山空了，而今已一文不余。丈夫的病凶吉难测，如果一旦抛下她们母女俩怎么办？就是这样不死不活地拖下去，全家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些迫在眉睫的难题像一锅滚油无情地煎着她的心。

她一手用扇子为女儿扇风驱蚊，一手深情地抚摸着她那双细嫩的小腿。她忽然想起下午隔壁楼上张家妈对她说的几句话：“你家小喜子天天饿得哭，我听了都难过。人总不能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我看你们得早点为孩子找一条生路。”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孩子的生路在哪里？去当化子要饭吗？她仅有四岁啊！那……那难道是叫我们把她……卖……卖掉吗？想到这里，她的头好像被什么东西猛然击了一下，“嗡”地一声难以自控。

“她爸，你说说张家妈的话是指什么？”她忍不住推醒了丈夫，问道。

“人家随便说说的，你不要疑神疑鬼地作难自己。”丈夫说完后，又一阵咳嗽。

她沉默了，也许说得对，自己不必胡思乱想。她暗自叹了一口气，悄悄在喜子身边躺下，用自己的衣裳给女儿轻轻地擦着满身的汗水。

九、屈 服

就在母亲忐忑不安的第二天上午，前楼裁缝店的宁波老